

杜

臆

杜 臆

〔明〕王 嗣 爽 撰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4.25 字數 286,000

1983 年 8 月新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9,500

統一書號：10186·380 定價（七）：1.50 元

出版說明

明末王嗣爽的杜臆是一部研究杜詩頗有卓見的著作，可惜以前一直未得流傳。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出版了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次年又將此書整理標點，重新排印。原出版說明提到：排印本與影印本不同之處，一是影印稿本每冊後附補一卷，係作者在杜臆繕寫竣事後又有所補充、改訂或辨正而補錄在後面的；排印本則將其分別移置于有關各題之內，以免讀者前後搜檢之勞。一是影印本杜臆之後附有一冊管天筆記外編，係王氏的另一著作；排印本把它刪去了，因該書內容與杜臆無關。另爲便于讀者就杜甫原詩參照閱讀，當時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杜詩鏡銓爲依據，在杜臆每題之下，均注明見杜詩鏡銓某卷某頁，以便檢閱。原出版說明還提到：杜臆中所引杜詩與今天所能見到的各種本子的杜詩，字句間有歧異，若干詩題也有出入，其每篇詩所屬卷數及先後次序也與今本迥異。這可能是王氏當時所據本子與現行各種本子不同之故。除有個別明顯的筆誤外，整理時概不改動。

一九六二年影印杜臆時，曾請顧廷龍同志寫了前言，對王氏生平及杜臆版本源流作了詳細介紹。一九六三年整理標點本排印出版時，又請劉開揚同志寫了一篇前言，着重對杜臆的思想、藝術見解作一些分析，并特將顧廷龍同志爲影印本寫的前言也收作附錄。這兩篇文章對讀者閱讀和理

解杜臆當能有所幫助。

前年我社會將杜詩鏡銓修訂再版，這次又根據一九六三年的杜臆整理本重印，改正了若干錯字和標點錯誤，前言與附錄的個別字句也作了細小的更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二月

前言

劉開揚

杜臆排印本現在出版了。

這是研究杜甫詩歌的一部專著。在杜臆成書前後，也有過不少有名的研究杜詩的專書，如宋人蔡夢弼的草堂詩箋，可以說是得失各半；明人張綖的杜詩通，選詩較少，解說時有可取，但亦多甚淺近者；胡震亨的杜詩通，頗有所得，然箋釋則寥寥無幾，均不如杜臆內容的豐富和說詩的深刻。清代錢謙益的杜詩箋註雖然精到，然大多不外究明出處，於詩意尙未能多所闡發；仇兆鰲的杜詩詳註，雖援據繁富，而採錄杜臆者甚多，並稱其『最有發明』，足見對此書之重視。

杜臆作者王嗣爽，明末鄞縣人，生於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神宗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鄉試中舉，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在家居父喪，開始深研杜詩，四十七年（一六一九）任宣平（今浙江宣平縣）教諭，成杜詩箋選序文，而全書未完成。熹宗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升任宿遷（今江蘇宿遷縣）知縣，後降建州經歷，署建安、順昌諸縣（均在今福建省）。思宗崇禎元年（一六二八），任永福（今福建永泰縣）知縣。其時鄭芝龍領導下的義兵很活躍，當地人民利用『巨室』（紳商）運米支援，嗣爽嚴令禁止。但當出聘琉球使者遣官到輔弼洋採取桅木，鄉民震恐的時候，嗣爽曾親往察看，見水陸險阻，無路可以運木，便作詩諭委官，得停止採取。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升任涪州（今四川涪陵縣）

知州，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破夔州（今奉節縣），嗣爽率兵抗拒。後因事與上官意見相左，被遣置會稽^①（今浙江紹興）。他以耆老之年，仍然繼續他的杜詩研究，而且更爲勤奮，年八十而杜臆書成。他一再改補，到臨死前不久還續有增改。清兵南下佔領浙江後，他是反清的遺民，不肯薙髮，表現了堅強的民族氣節^②，這和他深受杜詩愛國思想的感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清順治五年（一六四八）病逝。

王嗣爽的研究杜詩，是由於他在父喪期間對杜詩愈閱愈深愈遠，若探淵海，洵然不得其涯，靦然不測其底（杜臆原始），而引起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又鑒於自宋以來『諸名家戶祝老杜，字摹句剽』，可是往往『儀貌而失神』，『棄瑜而收瑕』，對杜詩的精華何在，茫然無知，因此他認爲杜詩『未有真知己』，同時對何景明、楊慎、王慎中等人的評選本也不滿意，說『大復寥寥，未批竊卻；用修去取乖謬；遵岩評駁迂疎。總之，未升其堂，未噴其裁者也』（杜詩箋選舊序）。即使對那些以善讀古人詩著稱

① 見杜臆原始及鄆縣志。嗣爽在管天筆記外編裏說：『（謝在杭）又云：『今之仕者寧得罪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唯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此語切中時弊。總之，公論清而世風薄也。然有特立之士，百鍊之剛，周身無闕，官長巨室其奈我何！』世道可以看出他被遣戍後依然倔強到底。

② 鄆縣志說他在清初，有司迫遣登舟朝見貝勒，他乘潮逃遁。有詩云：『心血未枯凝作碧，鬢毛雖短保如珍。』

的劉辰翁和鍾惺、譚元春，也說他們的評杜『多不中窾』。他解說杜臆的書名由來並自述其研究方法，及所取得的成績時說：

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讀詩法也。誦其詩，論其世，而逆以意，向來積疑，多所披豁，前人謬迷，多所駁正。（杜臆原始）

從現存這書的內容看，確乎可以說是成績斐然，後來居上的。

王嗣爽對杜甫的研究，和他前代的人有所不同：他採用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對杜甫的時代和杜甫的政治生活、思想感情等作了深入的探索。從他的書中，可以較明晰地了解杜詩產生的時代背景、杜甫思想的發展線索。甚至對某些和杜甫有關的人的政治態度，他都作了極有說服力的推論與揣度。如他解北征說：『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回護泯然。『園陵固有神，洒掃數不缺』，……余謂此語美中有刺。『少爲貴』三字深得處置之宜。……語語經濟中窾，此必平日所熟籌於心者，始知『怵惕未出』，『恐君遺失』，非口頭語也，自比稷契，豈欺我哉？』解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的『近侍即今多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兩句說：『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即難浮沉於世，便當去爲求田問舍之計，豈得更無家耶？蓋公原居少陵，……去冬始迎妻子至京師，尙未有棲身之所，故云『無家』。』註謂喜其家復聚而言，謬甚。』解後出塞五首的第二首說：『將如衛霍，此世主之所禱祠而求者。』而此『恐其是』，何故？蓋貪功之將，動以開邊啓人主好大喜功之心，至枯萬骨以成封侯之業，此軍士所最苦而不敢言，公爲道破。』又如解早秋苦熱堆案相仍詩說：

公以天子侍臣，因直言左遷州掾，長官自宜破格相待。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書，是以常操畜之，其何以堪？故借早秋之熱，蠅蝸之苦，以發其鬱蒸憤悶之懷，於『簿書何急』微露意焉。……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爲試進士策問與進滅殘寇狀，不過挾長官而委以文字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於情誼，雖邂逅間一飲一食之惠，必賦詩以致其銘佩之私，俾垂名後世。郭公與（疑當作公與郭）周旋幾一載，而公無隻字及之，其人可知。

這一篇解說，仇氏全取之，真是語語中肯，鞭辟入裏。又如解收京詩說：

京師失陷，此何等事？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復道』二字有多少悲憤在。……衣冠自然屬從，用『卻』字是不滿諸臣之意：平日詔謁依阿，有變則奔亡坐視，及收京則屬從而回，何益於成敗之數耶？

這些解說不是完全沒有缺點，不是完全沒有主觀的偏欹之處，但是談得很深刻，說明作者對杜甫當時的社會和政治非常注意，他能够明察當時社會混亂的各種現象，故他的說詩往往如庖丁之解牛，胸有成算，游刃有餘。如果要問他何以能做到這一地步，原因當然不止一端，有兩點却很值得注意：一方面他讀史極爲認真仔細，另一方面他能從自己所處的社會和親歷目擊的現象來設想杜甫所處的時代（作者所處的明朝末年和杜甫所處的唐朝天寶時期，在政治、社會情況上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這樣才使他對杜甫的研究獲得了很高的成就。

因爲王氏是從杜甫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出發來研究杜甫，所以他對杜甫的理想和抱負有很高的評價，而對杜甫的失意和憤懣則表示了由衷的同情和惋惜。他稱贊杜甫的政治理想說：『致君堯舜，

再淳風俗，真有此稷契之比，非口給語。』（奉贈韋左丞丈解）又解說杜甫以稷契自比道：

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只是已溺已飢之念而已。伊尹得之而念蘆納溝（言有未被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孔子得之而欲立欲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聖賢皆同此心，篇中（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業已和盤托出。而東坡（指偽蘇注）乃引『舜舉十六相』、『秦時用商鞅』之詩爲證，何舍近而求遠也？

這裏說稷契的偉大，只在憂民飢溺上面，所以杜甫平昔熟籌於心的經濟也只是『已溺已飢』關懷民生疾苦而已，並無『他奇』。這種看法貫串在王氏全書中，表明他對杜詩的思想內容有着深刻的領會。如他贊賞杜甫的除暴去貪的主張說：

『庶官割剝』而『不暇憂反側』，……又云：『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俱吃緊語。可謂公『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唐書本傳評杜甫語）哉？（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解）

又如，他說白帝是聞秋原寡婦哭泣而作，客從是喻民之隱情，爲征斂急暴而發。這些解說，都是符合杜甫對人民的態度的。

王氏非常了解杜甫志不得展、理想幻滅後的悲憤心情，這和他自己的遭際有類似的地方，故寫來筆端常帶激情。在這一方面，他提出了很多深湛的見解。如他說醉時歌：

此篇總是不平之鳴，無可奈何之詞。非真謂垂名無用，非真薄儒術，非真齊孔、跖，亦非真以酒爲樂也。

又說曲江二首是『憂讒畏譏之作』，說曲江值雨則以爲：『若賊平，則金錢之會斯復，故落句（『暫醉佳

人錦瑟傍」乃其望治之深心，而非真有少年之態也。『這些領會都是極深刻的。他說獨坐二首尤佳：

公最多交游，而有詩云：『漸喜交游絕。』（遺意二首之一）乃憤詞，非實語。此二詩以獨坐命題，蓋傷交游之絕也。

交游絕而真喜，豈非怪事？王氏以憤詞解之甚是。

此外，他同情杜甫的貧困，如說：『暖老須被，充飢須食，無被無食，想及「燕玉」、「楚萍」，此人間必不可得之物，而衣食之難得如之，語似諛而情則苦矣。』（獨坐二首解）他稱贊杜甫雖貧而能厚愛隸人：『三四人而給酒一斛，則犒之加厚，不止一醉，所以報其勞也。』又認為這些隸人（伯夷、辛秀等）『似柏公撥官丁以充使者』（課伐木解），也很有道理。

但他對杜甫的思想局限也有一些批評，如催宗文樹雞棚一詩，他說：『既欲養雞，安得復顧螻蟻？養雞多，安免鬪爭？而欲分別長幼，此皆可笑，蓋徒苦宗文耳。』又如縛雞行，他說：『老杜自謂「乾坤一腐儒」，余讀此詩而笑其能自知也。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殺。……雞得則蟲失，蟲得則雞失，世間類者甚多，故云無了時。計無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閣」而已。……與其食蟲（當作惜蟲），孰若存雞！……始知浮屠法不可以濟世。』他這些話原是對的，但他却引了謝師厚『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與其養寇，孰若勞民』的一段話，大加讚賞，認為是『聖人不易之論』，這就和杜甫的反對庶官割剝，主張先去蝥賊（貪官）的思想背道而馳了。

杜鵬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對杜詩的藝術性作了很精到的分析。他注意杜詩對古代詩歌遺產的

繼承，更重視杜詩的發展和創造。如說『北征故是雅調』，『老杜詩宗雅頌，比與少而賦多』（北征、有感五首解），這說明他對杜詩本原的探討。但他更重視杜詩的創造，他喜歡它不同於『六朝風雲月露，巧相取媚，以詩爲詩』，而是『以我爲詩，自成一家』（杜詩箋選舊序），他處處提到這一點。如說：『歌辭自作風格老』，觀『自作』二字，知詩貴創新，然杜實自道。……詩須出自性情，今佳辰勝友，會集一堂，豈非快事？而『開懷抱』，即接以『戰鼓悲』，『樂新知』，即接以『不自保』，才是做自家詩。』（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解）『老杜千載往矣，讀其詩，奕奕生動，言喜令人欲舞，言苦令人拭淚。』（昔遊解）特別是下面一段話，對杜詩的藝術性作了全面深入的評論：

少陵起於詩體屢變之後，於書無所不讀，於律無所不究，於古來名家無所不綜，於得喪榮辱、流離險阻無所不歷，而材力之雄大，又能無所不挈。故一有體會，於境無所不入，於情無所不出，而情境相傳，於才無所不伸，而於法又無所不合。當其擲管，境到、情到、興到、力到，而由後讀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於境逢險絕，情觸繽紛，緯繡相糾，榛楚結塞，他人攬指告卻，少陵盤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經道、甚至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故其絕塵而奔者以是，舞交逐曲者以是，間有墮阮落墜者亦以是。（杜詩箋選舊序）

這一段話是說得很精采的。王氏晚年仍沒有改變這看法，說是『贊頌語頗稱，故存之』。

王氏自己能做詩，其友人黃光稱贊他得少陵胎骨。故他善於揣摩杜詩情趣，往往寥寥數言而入木三分。如說奉贈韋左丞丈云：『直抒胸臆，如寫尺牘；而縱橫轉折，感憤悲壯，繚繞躊躇，曲盡其妙。』

說城西陂泛舟的『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云：『船大則送酒必用小舟，故倒其語而簸弄風致，遵岩以爲不成語，何耶？』說送裴二虬作尉永嘉的『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云：『孤嶼余曾到，在城北江中，「水氣中」三字摹寫極肖。』說示從孫濟云：『藹然情致，婉如面談，却自妙絕。』說彭衙行的『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兄』乃孫宰語而非杜甫語。說羌村三首云：『夜闌更秉燭』……久客歸家，未能即睡，不無瑣事，更換秉燭，自是真景，非相疑而互照。至『相對如夢寐』，則驚怪意猶未盡忘也。』『嬌兒卻去，正爲「少歡趣」，不暇拊摩致之，鍾、譚「纏綿性」之評無謂。……且用「二字無限含蓄，非知止知足語也。』』艱難「正根「黍地無人耕」來，如此艱難，猶復送酒，所以愧其深情。譚云：「艱難」二字，即指所送酒。可笑。』說北征云：『顏色白勝雪』，乃飢色也。『海圖圻波濤』四句，寫故家窮狀如畫。』又說晚出左掖云：『老杜詩妙在氣象，此於退食時寫出委蛇氣象。』『樓雪融城濕』，非觸目寫不出，而亦人所不及着眼，公每用此取勝。』又如說新安吏：

此詩爐錘之妙，五首之最。『縣小無丁』，言無餘丁也，此問吏語。『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此吏答語。帖以昨夜下，次早已點丁催行，急之極也。又謂『中男絕短小，安能守王城』乎？短小是不成丁者，蓋長大者早已點行而陣亡矣。又就短小中分出肥瘦，有母無母，有送無送，此必真景，而描寫到此，何等細心！此時瘦男哭，肥男亦哭，肥男之母哭，同行同送者哭，哭者衆，宛若聲從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則哭別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東流，獨青山在，而猶帶哭聲，蓋氣青色慘，若有餘哀也。止着一『哭』字，猶屬『青山』，而包括許多哭聲，何等筆力，何等蘊藉！又語哭者云：『淚盡眼必枯』，『莫自使眼枯』，且收汝淚，就使哭得眼枯見骨，天地到底無情，不

容汝脫去，淚無益也。蓋吏聽官，縣聽府，府聽朝廷，朝廷方急，勢難寬縱，非真無情。不言朝廷言『天地』，諱之也，且無令歸咎君上也。又慰之云：『官軍收相州，平在旦夕，而賊不可料，以致軍士星散。不言軍潰，諱之也，亦慮明言而軍士愈增其恐也。又慰之云：……今雖送行，勿復泣血，有『僕射如父兄』然，可恃以無恐也。泣血與哭異，乃有涕無聲者。臨別則哭，既行則悲，用字斟酌如此。據注謂郭子儀時已進中書令，而稱其舊官，蓋功著於僕射時，且御士卒寬，郭僕射熟於人口，就其易曉者言之，俾無所懼而勇往收功，報效朝廷，非止寬慰士卒而已。

這一篇解說真可與原詩媲美，經他一講，原詩的精神就突現出來了，這當然是苦心揣摩的結果。

很多地方他理會和解說得非常細緻而深刻。如說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的『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兩句云：『猶幸汝不折來，致傷歲暮，如何可去蜀州同看，更亂我鄉愁也？……裴詩必有惜公不同看梅之語，故和之如此，婉曲周至。』說負薪行云：『形容婦人之苦極矣，然以野花山葉比於金釵，則當之者以爲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說中宵云：『飛星過水白』，譚云『過』字妙（葛常之亦以過爲練字，見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四引），『白』字更妙。余謂二字有何妙？只『水』字妙。星飛於天，而夜從閣上視，忽見白影一道從水過，轉盼即失之矣。公即寫入詩，真射鵰手。『落月動沙虛』亦然。沙本白，而落月斜光，從閣上望，影搖沙動，靜則實而動則虛，此如以鏡取影者。『鳥擇木』，『魚潛波』，鍾云：『知』字『想』字不問而識其爲中宵矣。亦影響語。……末句露出『兵甲』，正發其意。『親朋滿天地』，因兵甲而少來書，則兵甲亦滿天地矣。己以憂亂而不安寢，故羨巢鳥、潛魚。』說茅堂檢校收稻二首的『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云：『當其收穫，必嫌屋隘，而反言之，更見風致。』這就

比仇註說的『喜茅堂地曠』爲深刻。可以拿馬致遠秋思的『綠樹偏宜屋上遮，青山正補牆頭缺』來比較便知。此外，說白黑二鷹、說登高、說返照、說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灋西果園四十畝、說三絕句都很好。

他很欣賞杜詩的壯語和新奇語。如說龍門關的『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云：『非大胸襟不能作此語。』說醉歌行贈顏少府請顧八題壁云：『此篇瀏灠頓挫，公孫大娘劍手。突然起（『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何等筆力，接以天馬秋鷹，正見才孤標。』說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的結句『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爲『大奇』。他也賞識曲江二首的『一片飛花減卻春』，說是『花飛則春殘，誰不知之，不知飛一片而春便減，語之奇也』。又說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的『東望少城花滿煙』云：『變煙花爲花滿煙，化腐爲奇。』又說春水的『朝來無沙尾』云：『語新。』這些都表明他對杜甫的浪漫主義手法，也是有所認識的。

他也欣賞杜詩的出之自然，不假借於物色的詩句。如拈出『月明遊子靜』（宿青谿驛奉懷張十五兄之緒），『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奉漢中王手札），『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日暮），『天清木葉聞』（曉望）等，許爲『不着色相』。特別是杜位宅守歲裏的『誰能更拘束』一語，他認爲：『感憤橫放。』醉時歌云：『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極豪放矣，不能敵此五字。』他很賞識曉發公安一首拗體七律，稱之爲『極』、爲『神』；嶽麓山道林二寺行一首拗體長律，說它是『一氣抒寫，如珠走盤』，都和他的喜歡自然、反對雕飾有關。

王氏不僅反對劉、鍾等人的誤解杜詩，即對注家的選杜詩止選散愁二首、水檻遣心二首的前首，

雨三首的末章等也多致不滿。他自己的舊箋選收杜詩的原則是：『全瑜者收，瑕瑜不掩者亦收，唯瑕者棄之。』這部杜臆稿解及之章佔杜詩全部的十之七八，取捨雖未必全當，但他很認真細緻，用了不小的功力，因而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杜臆所作的注釋也表現了一定的科學性和學術價值。如曲江二首的『浮名』，他加注說：『浮名非名譽之名，乃名器之名，故用「絆」字有味。如官名拾遺，必能補衰職之闕才稱，否則浮名耳，何用將此官絆其身乎？不如棄官而去也。』這就注得較具體確切。如偶側行的『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他補注道：『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此詩『速宜相就飲一斗』云云，正用其語，……豈（唐時）實價乎？乃又有引李白『金陵美酒斗十千』之句，疑李杜同時，酒價頓異，不知李亦用曹植『君王宴平樂，美酒斗十千』之語。』（這一段注大約取自王楙野客叢書卷三『漢唐酒價』一條）又如以馮煖無魚而歌歸來、陶潛羞折腰而賦歸來說杜詩之歸來爲『作客失意思歸之辭』，以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說四松是藉以自厲。指出即事的『三寸甘』用南史劉義康事。最可取的還是他用杜預七規（北堂書鈔卷一四二引）語說驅豎子摘蒼耳的『依稀橘奴跡』爲蒼耳如橘之用於調和，舊引李衡木奴事難通。他還細緻到說杜甫陽城郡王新樓成詩中的『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拱浮雲細』是襲用王勃滕王閣詩的『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這些都注得很有根據。對於前人的注釋可取的他也非常贊賞，如王洙注地隅詩，他說：『秦公子』非洙注誰知其爲王粲耶？』就是他評駁得最多的劉辰翁等人，只要可取的他也加以肯定。對於過去的附會深解，他也有所辨正，如

謂贈翰林張四學士垵的高鳳聚螢不用人名（後漢書·逸民傳）、車胤事，嚴武寄杜甫詩的『鵲鵲冠』非佞倖傳等皆是。特別是赤霄行，他說：『昔人謂公詩無一字無來歷，故多有援引不當而意反晦者，如牛觸孔雀、淘河嚇燕，此從何來耶？』而後於他的仇氏注杜，正坐此病。對於不得其解的他總是闕疑，如云：『大布衣不知何出，豈謂亞乃布衣中非常者耶？』（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問絹不解。』（送寶九歸成都）『月窟焚燒』，不知何指。（寄董卿嘉榮）等等（仇氏均有補注）。

杜臆詩注的科學性，也表現在他的以杜證杜上面。如他以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二句證曲江二首，『而恍然悟此二詩乃以賦而兼比興，以憂憤而托之行樂者也。……二詩乃憂讒畏譏之作也』。以戲作花卿歌而證胡應麟說贈花卿爲贈一歌女之誤。熱三首以園人送瓜證之而知水玉爲瓜。以解悶十二首的『頗學陰何苦用心』而證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的『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並無不滿於白之意。以九月三十日證西閣二首的『小搖落』爲秋盡日。以玉腕騮用習池事證送田四弟赴衛公幕的『空醉山翁酒』爲衛公無疑。以清明二首的『右臂偏枯』證水宿遣興奉呈羣公的『童稚頻書札』是說兒子代書。這些都給杜臆的說詩增強了說服力。

他很注意考證，如辨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的『山東李白』爲李白家於任城之類。對杜詩的編年上的一些錯誤他也提出糾正，如陪鄭駙馬韋曲二首爲祿山未亂前作，八月十五夜月作於大曆二年等，仇氏多從之。在訂正舊注和舊本方面，他也做了不少工作，這些在仇氏的杜詩詳註中大多被採取了。

當然，杜臆的說詩也反映了王氏的封建思想觀點和儒家的詩教——溫柔敦厚的理論，這些是應該加以批判的。像上面提到的縛雞行，他在解說裏竟主張『勞民除寇』，也就是加重剝削和壓迫人民，以鎮壓農民起義，維護封建統治。他每每宣揚杜甫的『聞道』，並自詡其『因詩悟道，近始得之』（杜臆原始）。其實不過是誇大杜甫詩的某些封建糟粕，為封建統治張目。他在管天筆記外編裏說：

李禿翁（指李贄）動嫻（古訕字）道學，其害世不小，吾故痛恨之。

這樣頑固的衛道者怎麼會不誇大杜甫詩的封建糟粕，加以宣揚呢？因此，他對洗兵馬的『鶴駕』二句沒有像錢謙益那樣去探索玄宗肅宗之間的權勢上的矛盾，而以『必謂既復位之後盡人子之禮，與太子時無異也』來粉飾；新安吏的解說裏也有『朝廷……非真無情也』，『且無令歸咎君上也』的話；秦州雜詩末首的『唐堯真自聖』，他也沒有去指明對肅宗的諷刺之意，而只注釋了『野老復何知』。這些都可看出他片面提倡忠君的封建思想來。至於稱贊杜甫的什麼『心平氣和』，『絕無怨尤』以及『怨而厚』，『不怨不厚』等等，都完全是溫柔敦厚的陳腐說教。

此外，杜臆的說詩也存在一些主觀臆斷的毛病。如贈李白的『痛飲狂歌空度日』，說是杜甫自謂而與下句不相貫；醉時歌的『燈前細雨簷花落』，他以親見簷水落而燈光映之如銀花來解釋，不知細雨如何有簷水？這些都是欠妥當的。說夜宴左氏莊的『衣露』為琴衣，仇氏引說苑『孺子操彈於後園，露濡其衣』證其誤。說哀江頭的『一笑正墜雙飛翼』的一笑是百千人之笑而非妃之一笑，以及說絕句的『窗含西嶺千秋雪』的西嶺是佛祖修真的雪山，這些也都是不對的。送覃二判官和江上詩解